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五九號

據

民國二十一年  
王琴林等纂修  
刊本

影印

河南省

# 禹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禹縣志卷九

經籍志

乾隆邵志志禹藝文但臚列書目及作者姓名漫無題識而別彙錄詩文謂爲山川潤色意良善也惟於體例有未合焉道光朱志改從隋書名經籍志而體例則上仍歆固茲故遵用而多所增正凡四庫著錄者各列提要於其左或見於他書亦必引據以爲品隲否則斷以已見焉此外寓賢在禹之作亦爲收入邵志起例朱志仍之今更從之惟別附諸邑人書後庶主從分明耳嗚呼懸呂覽於國門不能增損一字讀韓非之名篇恨不與之同游降及賈山



至言彙錯籌策皆歷却不壞之選也朱志有曰秦漢之間  
禹之藝文盛矣言昔盛以見今衰也可不勉哉

夏小正一卷

禹縣古夏國也禹爲方伯時初封地今縣之所由得名也  
據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殞夏時于邦國在帝卽位以前  
則夏小正一書爲古夏國之書卽爲今禹縣之書也故以  
冠禹經籍志之首亦章學誠和州永清志皇言紀例意也  
至若禹貢山海經非禹爲一國所作亦非今一縣所得私  
也

夏禹王撰有戴德傳四卷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

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注云戴德撰傳  
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  
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  
是於理亦或然然考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  
夏小正傳云云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  
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  
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注始採其傳編入  
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  
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當有傳  
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

也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固有李軌著是篇屢經傳寫與本文混淆爲一宋傅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別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也惟其中和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閉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日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未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爲經皆未允也

節四庫提要

按夏小正傳本甚多以畢沅盧文弨校本爲善注家亦多以錢塘黃模分箋異義二種爲最詳紹興俞士鎮夏

小正詞例舉隅尤別開異境沈維鍾夏小正條考洪頤  
煊夏小正義疏暨補義亦極詳贍精密

陽翟訊

太平御覽引未考何時作姑以此次於夏小正後

韓策

見漢書藝文志注蓋漢時別行今在戰國策中戰國策書  
編自劉向乃哀合諸記併爲一編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  
得其主名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  
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闕而校  
注者多訓釋者少鮑彪亦注之其注疏通詮解實亦殫一

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卽韓策之嚴遂陽堅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歎雖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沒其勦始之功元吳師道著有校注其中所謂補者卽補彪注所謂正者卽正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彪注多變亂古本次第師道乃多所改正其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者當以師道爲最善矣

參四庫提要

黃帝泰素二十篇

存

漢書藝文志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崇文總目黃帝泰素二篇



按右條朱志錄自新鄭縣志新鄭雖曾爲韓都未久卽  
還都陽翟故陽翟舊有韓城之名則韓人宜歸禹志審  
矣朱志又云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著書凡二十餘種  
大概出於依託然皆無主名不可收采此書旣言出於  
韓諸公子則當與韓非子同類故收之

杜文公五篇

佚

漢書藝文志注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按杜  
文公亦列陰陽家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存

舊本題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

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載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意其餘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表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爲外篇雜篇

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  
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  
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藝之  
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  
考工詛惟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不取其  
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  
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  
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  
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  
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

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踏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所據又共伯得于共首及張毅單豹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



書則梅賾偽本尙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轍轍鼉鼓逢逢  
作諲諲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四庫提要

按四庫提要論呂氏春秋所引莊列之言不取其非儒  
明鬼者按非儒明鬼皆墨子篇名與莊列無當此誤宜  
正其日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縱橫之術刑名之  
說一無及焉論亦未的今畧舉之如知士順說等篇所  
引皆蘇張之口固縱橫之術也若刑名二字古作形名  
止屬名家後世言刑名則又概以法家實則刑名二字  
應分法家名家雖呂書不尙刻覈不尙詭辨然如當賞  
分職處方等篇則法家言也審應察傳別類等篇則名

家言也。又如十二紀序四時之大順，固古陰陽家言中如制樂明理名類等篇，皆言災祥徵應，亦陰陽家也。書終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則農家也。至如至味篇言伊尹生空桑及伊尹說湯語，皆不經直小說耳。然則儒道墨三家固不足以盡呂書。故班志藝文入呂氏春秋於雜家，所謂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備者，洵有當焉。況於諸子十家外，又及兵家且諄諄以義兵爲本乎。此以知書雖雜家而包括該備，抉擇精核，非漫羨無所歸止者比也。又按自十二紀分著月令外，開章明義卽道家春三紀所統者十三篇，除所染功名二篇，其本生重

已貴公去私貴生情欲盡數先已論人圖道皆道家言  
多至十篇餘如八覽中審分覽八篇皆發君人南面之  
術道家之精義其散見六論者審爲有度等篇亦道家  
也言儒墨者無其多矣蓋周秦及漢初固重道也至武  
帝始重儒而墨愈不競故史記六家歸重道漢書十家  
冠以儒因其時也則謂呂書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  
家者亦非其實

韓非子二十篇

存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  
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

符惟王應麟漢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註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犴本稱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犴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犴何所據也犴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說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犴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尙有二十八條不止犴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末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始章逕接此篇蟲有虺



章和氏篇之末自知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切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在昔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